

敬畏传统 兼顾观众——对婺剧音乐创新的一点感想

王向阳

《戏剧的钟摆》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

一个地方剧种区别于另一个地方剧种的标志是什么？不是表演程式，不是服饰化妆，也不是传统剧目，而是戏曲音乐。为什么电影看了一遍已经足够，戏曲“看你千遍也不厌倦”？因为戏曲音乐对特定的观众具有恒久的魅力，与其说看戏，不如说听戏。音乐，既是戏曲的标志，也是戏曲的根基、戏曲的灵魂，更是戏曲的魅力所在。在强调婺剧创新的今天，观众什么都可以容忍，就是花旦不包头、张飞充周仓、头台演舞蹈，虽然看上去不太舒服，反正听上去还是婺剧就行，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”，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，随他去吧。惟独不能容忍的是，随意改变婺剧的音乐，失去独特的韵味，动摇婺剧的根基，这是底线所在。“根基不牢，地动山摇”，长此以往，婺将不婺了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婺剧最迫切需要创新的剧本，不见有人去整理提高；最不迫切需要创新的音乐，却有人激情澎湃，尽情挥洒。众所周知，婺剧在做功方面有一套传统程式，其实在唱功方面也有一套传统程式——板腔体，譬如二簧怎么唱，反二簧怎么唱，老二簧怎么唱，小二簧怎么唱，都有固定的套路，你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进行微调，但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。程式是几百年来经过多少代婺剧艺人不断探索，大浪淘沙，凝固而成的艺术精华。就像做格律诗，受平仄、对仗、押韵等格律的约束，一般是不能更改的。如果你实在觉得格律束缚了你的灵感，也可以破，叫做“拗”，但接着还要“救”。其实，作为一个有才华的作曲家，如果觉得婺剧的板

腔体束缚了你的手脚，完全可以在其他音乐领域里天马行空，尽情挥洒。

在看到缙云婺剧促进会新编的历史廉政婺剧《却金馆》之前，网上已经炸开了锅，对该剧音乐的批评声不绝于耳，铺天盖地，有人极尽调侃之能事，甚至把它戏称为“处剧”。因为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音乐盲，所以抱着“不知为不知”的态度，特意向一位毕业于音乐学院声乐专业的缙云戏友请教，得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回答：音乐非常优美。同样的婺剧音乐，在专业人士和普通观众之间，怎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？一直困扰着我。

《却金馆》邀请某专业婺剧团的国家一级作曲 W 老师作曲。国家一级作曲是正高职称，相当于大学里的教授，其专业水平自然不容怀疑。又请教了一位我所尊崇的专业演员，认为 W 老师是一位眼界开阔、颇有灵气的作曲家。同样的婺剧作曲，在演员和观众中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？也一直困扰着我。

有一天，当我坐在浙江音乐厅，现场静静地欣赏《却金馆》时，理智告诉我，音乐是优美了，就是激动不起来，因为婺剧的味道淡了一点。身边的戏友告诉我，这个已经是修改以后的版本，以前的版本婺剧味道更淡，淡乎寡味。或许作为音乐来说，《却金馆》是优美的；作为婺剧音乐来说，《却金馆》是寡淡的，强调了音乐的共性，而忽视了婺剧的个性。

在家中，妻子爱弹钢琴，喜欢听西洋音乐，什么莫扎特、贝多芬的钢琴曲，我经常被动欣赏；而我喜欢听民族音乐，尤其是戏曲音乐，包括京、昆、婺、越，她也经常被动欣赏。从理性上来讲，这些西洋音乐旋律丰富，曲调优美，怎么赞美都不为过，但从情感

上来讲，并不能扣动心弦，与我无干。民族音乐、宗教音乐、西洋音乐、流行音乐，天下优美的音乐多的是，或许都有其共性，但光有共性是远远不够的，只有独特的个性，体现乡土的特色，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，获得存在的价值，这是婺剧音乐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婺剧音乐的个性在哪里？毕竟有六种不同的声腔，不易准确地概括，但我们可以列举其中的一些：譬如大锣大鼓、粗犷激越，笙箫管笛、细腻缠绵，不一而足。在专业人士眼中，婺剧音乐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陷，需要弥补。而专业人士眼中的缺陷，或许正是普通观众梦牵魂绕的魅力所在，因为传统文化并非十全十美，经常是精华和糟粕的共生体，你把缺陷弥补了，同时也把魅力消减了；你把糟粕舍弃了，同时也把精华丢弃了，在倒掉污水的同时，也倒掉了污水中的孩子。为了婺剧这个活生生的可爱孩子，请专业的作曲家手下留情，暂且容忍那一盆污水吧。婺剧音乐好也罢，差也罢，都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，成为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。

专业婺剧团肩负着探索创新和引导潮流的历史使命，不能一味地迎合观众的口味，这个道理想必大家都能理解。作曲家比我们普通观众站得高、看得远，其专业水准绝对不容怀疑。令人怀疑的是，观众是上帝，你有没有研究过观众心理学？这里不妨引用一点西洋理论——接受美学。在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中，单方面强调了创作者，而忽视了接受者，一部文艺作品写好了，创作过程也算结束了。而接受美学却认为，这只完成了其中的一半，另一半有待于受众去完成。受众接受文艺作品的过程，其实是一个理解、丰富、深化的再创作的过程，譬如每个人眼中的《二度梅》都是不同的，有的看到了韵味十足的唱功，有的看到了难度奇高的做功，有的看

到了美轮美奂的舞美。接受美学这种空前这种重视接受者的人文精神，确实应该引起婺剧专业人士的深思。

其实，看戏如同吃饭，很大程度上受习惯所左右。世上并没有最好吃的菜，只有最适合我胃口的菜，往往是儿时妈妈做的；世上并没有最动听的戏，只有最适合我口味的戏，往往在妈妈的怀里就爱上了。人在异乡，时常想念儿时在家吃的东西，麦饼、米筛爬、麻糍、杨梅果、菜馄饨、沃豆腐、玉米糊。看戏亦然，婺剧不一定是世上最动听的戏曲，但我已经看了三十多年，成为一种生活习惯，最适合我的口味。作为一个戏迷，迷恋的就是婺剧的音乐，那腔那调对人家而言，或者过于老土，对我而言，正是梦中的“初恋情人”，让我牵肠挂肚的就是那种儿时听过的味道，这不是专业和理智能够说得清楚的，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习惯。

兼顾观众的心理习惯，并不意味着拒绝创新。恰恰相反，婺剧浩浩四百年的发展史，正是一部与时俱进、不断创新的历史。从四百年前的高腔开始，到后来的乱弹、昆腔、徽戏、滩簧、时调，不断吸收外来的戏曲音乐，与金华的民间音乐相结合，今天的婺剧音乐，正是与时俱进、不断创新、吸收融合的结晶。如果没有创新，婺剧还停留在四百年前的高腔时代，那么随着上世纪三十年代高腔班社的解散，婺剧早已走进历史。但是，婺剧音乐的创新过程，不是激进的、一蹴而就的，而是渐进的、潜移默化的，要考虑到观众的欣赏习惯和接受程度，我们需要的是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。现在观众认可的传统婺剧音乐，一定跟解放前不同，也跟五六十年代不同，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否则就会显得突兀刺耳，无法被观众普遍接受。就像看着一个人的人

生轨迹，从小慢慢长大，从大慢慢衰老，那么缓慢，那么自然，如果从二十岁的青年一下子变成六十岁的老年，非把人吓死不可。

善待历史，善待传统，善待文化，善待观众。期待作曲家从专业的角度来创新婺剧音乐的同时，也能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兼顾观众的感受，更能够从传承历史文脉的角度来善待这一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，牺牲一点个人的激情和灵感。否则，就是曲子作得再好，只能要了老观众的命，也不能把新观众拉到舞台前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真是何苦来呢？

专业婺剧团作为婺剧界的龙头老大，开创风气，引导潮流，万众瞩目，动见观瞻。很多民间剧团惟马首是瞻，你就是灯塔，你的一举一动，人家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学在手里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你已经超越了个体，已经成为一个群体符号。音乐是婺剧的心脏，心脏有病，可以搭支架、搭桥，甚至移植，不是不能动，而是要慎重，弄不好心脏停了，人也亡了。所以，在婺剧音乐创新方面，还是要立足专业，兼顾观众，敬畏传统，谋定后动，慎重，慎重，再慎重！